

会 评 会 校 本

金 瓶 梅

中 册

秦 修 容 整 理

中 华 书 局

第五十八回

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

此回将雪娥一点者，何也？盖永福寺已修整，众人将去，而群芳未凋，必寒信先至。故雪娥一夜西风，而莲李杏梅皆有寒色矣。

林太太因月儿之荐也，故才写月儿，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来。

写爱月儿不言语者，见月儿适才受辱，全已归恨桂姐，故后日思所以陷桂姐者，不一而足也。文心深细如此。

打狗伤人，其恶固云妒瓶儿矣，乃并伤及其母，宜乎其死比瓶儿更惨也。至于磨镜，非玉楼之文，乃特特使一老年无依之人说其子之不孝，说其为父母之有愁莫诉处，直刺金莲之心，以为不孝者警也。我固云作者以玉楼衬金莲，至此益信。看其拿姥姥送来小米与磨镜者，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无复依倚者，能不刺人心怀乎？甚矣！金莲之可杀，而凡不孝如金莲者，又皆可杀也。

必云磨镜者，盖欲金莲磨其恶念以存本心。而镜者，又以此镜彼，欲其以磨镜之老人，而回鉴其母之苦情，如一体而不异也。惊闺叶底，不一思量，尚能容于天地间乎？武二哥之刃，

磨砺以须者久矣。

玉楼，此书借以作结之人也。周贫磨镜，所以劝孝也。以此点醒“孝”字之意，以便结入幻化之孝也。千里结穴，谁其知之？

观磨镜文字，作者必有风水深悲，自为苦孝之人，而作此一回苦语，直结入一百回孝哥幻化。总是此生此世，不能一伸其志于亲，为无可奈何之血泪也。

词曰：

愁旋释，还似织；泪暗拭，又偷滴。嗔怒着丫头，强开怀，也只是恨怀千叠。拚则而今已拚了，忘只怎生便忘得！又还倚栏杆，试重听消息。

——右〔帝台春后〕

话说当日西门庆陪亲友饮酒，吃的酩酊大醉，走入后边孙雪娥房里来。（张旁评：凡入雪娥房中，必有冷局情事，故此一句乃一回的大关目，盖此回皆冷脉也，细玩方知。）雪娥正顾灶上看收拾家火，听见西门庆往房里去，慌的两步做一步走。（崇眉评：喜极时光景。）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，一面撺掇他往月娘房里和玉箫、小玉一处睡去了。原来孙雪娥也住着一明两暗三间房，一间床房，一间炕房。西门庆也有一年多没进他房中来。听见今日进来，连忙向前替西门庆接衣服，安顿中间椅子上坐的。一面揩抹凉席，收拾铺床，薰香澡牝，走来递茶与西门庆吃了，搀扶上床，脱靴解带，打发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到次日二十八，乃西门庆正生日。刚烧毕纸，只见韩道国处差

胡秀到了门首，下头口。左右禀知西门庆，就叫胡秀到厅上，磕头见了，问他货船在那里。胡秀递上书帐，说道：“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，见今直抵临清钞关，缺少税钞银两，未曾装载进城。”西门庆看了书帐，心内大喜，分付棋童看饭与胡秀吃了，叫他往乔亲家爹那里见见去。就进来对吴月娘说：“韩伙计货船到了临清，使后生胡秀送书帐上来。如今少不的把对门房子打扫，卸到那里，寻伙计收拾，开铺子发卖。”月娘听了，就说：“你上紧寻着，也不早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如今等应二哥来，我就对他说。”

不一时，应伯爵来了。西门庆陪着他在厅上坐，就对他说：“韩伙计杭州货船到了，缺少个伙计发卖。”伯爵就说：“哥，恭喜！今日华诞的日子货船到，决增十倍之利，喜上加喜。（崇眉评：货到与生日何关？然自是谀者投机语。）哥若寻卖手，不打紧，我有一相识，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，原是段子行卖手，连年运拙，闲在家中，今年才四十多岁，眼力看银水是不消说，写算皆精，又会做买卖。此人姓甘，名润，字出身，见在石桥儿巷住，倒是自己房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若好，你明日叫他见我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三个先来磕头。不一时，杂耍乐工都到了。厢房中打发吃饭，只见答应的节级拿票来回话，说：“小的叫唱的，止有郑爱月儿不到。他家鸽子说，收拾了才待来，被王皇亲家人拦住宅里唱去了。（张行评：先作一身分，却是出林太太。）小的只叫了齐香儿、董娇儿、洪四儿三个，收拾了便来也。”西门庆听见他不来，便道：“胡说，怎的不来？”便叫过郑奉问：“怎的你妹子，我这里叫他不来？果系是被王皇亲家拦了去？”那郑奉跪下，便道：“小的另住，不知道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他说往王皇亲家唱就罢了？敢量我拿不得来！”便叫玳安儿近前分付：“你多带两个排军，就拿我个

侍生帖儿，到王皇亲家宅内，见你王二老爹，就说我这里请几位客吃酒，郑爱月儿答应下两三日了，好歹放了他来。倘若推辞，连那鸽子都与我锁了，墩在门房儿里。这等可恶！”一面叫郑奉，“你也跟了去。”那郑奉又不敢不去，走出外边来，央及玳安儿说道：“安哥，你进去，我在外边等着罢。一定是王二老爹府里叫，怕不还没去哩。有累安哥，若是没动身，看怎的将就叫他好好的来罢。”玳安道：“若果然往王家去了，等我拿帖儿讨去。若是在家藏着，你进去对他妈说，教他快收拾一答儿来，俺就替他回护两句言语儿，爹就罢了。你每不知道他性格，他从夏老爹宅里定下，你不来，他可知恼了哩。”这郑奉一面先往家中说去。玳安同两个排军，一名节级，也随后走来。

且说西门庆打发玳安去了，因向伯爵道：“这个小淫妇儿，这等可恶！在别人家唱，我这里叫，他不来。”伯爵道：“小行货子，他晓的甚么，他还不知你的手段哩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倒见他酒席上说话儿伶俐，叫他来唱两日试他，（张行评：心事。）倒这等可恶！”伯爵道：“哥今日拣这四个粉头，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儿了。”李铭道：“二爹，你还没见爱月儿哩。”伯爵道：“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，他还小哩。这几年倒没曾见，不知出落的怎样的了。”李铭道：“这小粉头子，虽然好个身段儿，光是一味妆饰，（张行评：伏后文。）唱曲也会，怎生赶的上桂姐一半儿。（张旁评：为月儿妒桂姐一引。）爹这里是那里？叫着敢不来！就是来了，亏了你？还是不知轻重！”正说着，只见胡秀来回话道：“小的到乔爹那边见了来了，伺候老爹示下。”西门庆叫陈敬济：“后边讨五十两银子，令书童写一封书，使了印色，差一名节级，明日早起身，一同下去，与你钞关上钱老爹，叫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。”须臾，陈敬济取了一封银子来，交与胡秀。胡秀领了文书并税帖，次日早同起身，不在话下。

忽听喝的道子响，平安来报：“刘公公与薛公公来了。”西门庆忙冠带迎接至大厅，见毕礼数，请至卷棚内，宽去上盖蟒衣，上面设两张交椅坐下。应伯爵在下，与西门庆关席陪坐。薛内相便问：“此位是何人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去年老太监会过来，乃是学生故友应二哥。”薛内相道：“却是那快要笑的应先儿么？”应伯爵欠身道：“老公公还记的，就是在下。”须臾，拿茶上来吃了，只见平安走来禀道：“府里周爷差人拿帖儿来说，今日还有一席，来迟些，（张旁评：三字直漏后文。）叫老爹这里先坐，不须等罢。”西门庆看了帖儿，便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薛内相因问：“西门大人，今日谁来迟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周南轩那边还有一席，使人来说，休要等他，只怕来迟些。”薛内相道：“既来说，咱虚着他席面就是。”

正说话间，王经拿了两个帖儿进来：“两位秀才来了。”西门庆见帖儿上一个倪鹏，一个是温必古，就知倪秀才举荐了同窗朋友来了，连忙出来迎接。见都穿着衣巾进来，且不看倪秀才，只见那温必古，年纪不上四旬，生的端庄质朴，落腮胡，仪容谦仰，举止温恭，未知行藏如何，先观动静若是。有几句单道他好：

虽抱不羁之才，惯游非礼之地。功名蹭蹬，豪杰之志已灰；家业凋零，浩然之气先丧。把文章道学，一并送还了孔夫子；将致君泽民的事业，及荣身显亲的心念，都撇在东洋大海。和光混俗，惟其利欲是前；随方逐圆，不以廉耻为重。峨其冠，博其带，而眼底旁若无人；阔其论，高其谈，而胸中实无一物。三年叫案，而小考尚难，岂望月桂之高攀；广坐衔杯，遁世无闷，且作岩穴之隐相。（张行评：骂尽。）

西门庆让至厅上叙礼，每人递书帕二事与西门庆祝寿。交拜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西门庆道：“久仰温老先生大才，敢问尊号？”温秀才道：

“学生贱字日新，号葵轩。”（张行评：爱日也。）西门庆道：“葵轩老先生。”又问：“贵庠，何经？”温秀才道：“学生不才，府学备数，初学《易经》。（崇旁评：口角妙甚。）一向久仰大名，未敢进拜。昨因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，敢来登堂恭谒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承老先生先施，学生容日奉拜。只因学生一个武官，粗俗不知文理，往来书柬无人代笔。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，会遇桂岩老先生，甚是称道老先生大才盛德。正欲趋拜请教，不意老先生下降，兼承厚赐，感激不尽。”温秀才道：“学生匪才薄德，谬承过誉。”茶罢，西门庆让至卷棚内。有薛、刘二老太监在座，薛内相道：“请二位老先生宽衣进来。”西门庆一面请宽了青衣，请进里面，各逊让再四，方才一边一位垂首坐下。

正叙谈间，吴大舅、范千户到了，叙礼坐定。不一时，玳安与同答应的和郑奉都来回话道：“四个唱的都叫来了。”西门庆问：“可是王皇亲那里？”玳安道：“是王皇亲宅内叫，还没起身。小的要拿他鸽子墩锁，他慌了，才上轿。都一答儿来了。”西门庆即出到厅台基上站立。（张行评：写出有心。）只见四个唱的一齐进来，向西门庆磕下头去。那郑爱月儿穿着紫纱衫儿，白纱挑线裙子，腰肢袅娜，犹如杨柳轻盈，花貌娉婷，好似芙蓉艳丽。正是：

万种风流无处买，千金良夜实难消。

西门庆便向郑爱月儿道：“我叫你，如何不来？这等可恶！敢量我拿不得你来！”那郑爱月儿磕了头起来，一声儿也不言语，笑着同众人一直往后边去了。（崇眉评：媚极，若出一声，便费分解。使俗笔为之，不知如何絮絮矣。张旁评：有心。）到后边与月娘众人都磕了头。看见李桂姐、吴银儿都在跟前，各道了万福，（张旁评：桂姐已为所算矣。）说道：“你二位来的早。”李桂姐道：“我每两日没家去了。”

因说：“你四个怎的这咱才来？”董娇儿道：“都是月姐带累的俺们来迟了。收拾下，只顾等着他，白不起身。”郑爱月儿用扇儿遮着脸，只是笑，不做声。月娘便问：“这位大姐是谁家的？”董娇儿道：“娘不知道，他是郑爱香儿的妹子郑爱月儿。才成人，还不上半年光景。”月娘道：“可倒好个身段儿。”说毕，看茶吃了，一面放桌儿，摆茶与众人吃。潘金莲且揭起他裙子，撮弄他的脚看，说道：“你每这里边的样子，只是恁直尖了，不象俺外边的样子趂。俺外边尖底停匀，你里边的后跟子大。”（崇眉评：一到金莲，遂多此一番挈长较短，然不如此，不足以为金莲也。）月娘向大妗子道：“偏他恁好胜，问他怎的！”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撒杖儿来瞧，因问：“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？”郑爱月儿道：“是俺里边银匠打的。”

须臾，摆下茶，月娘便叫：“桂姐、银姐，你陪他四个吃茶。”不一时，六个唱的做一处，同吃了茶。李桂姐、吴银儿便向董娇儿四个说：“你每来花园里走走。”董娇儿道：“等我每到后边走走就来。”（崇眉评：伏案。）李桂姐和吴银儿就跟着潘金莲、孟玉楼，出仪门往花园中来。因有人在大卷棚内，就不曾过那边去。只在这边看了回花草，就往李瓶儿房里看官哥儿。官儿心中又有些不自在，睡梦中惊哭，吃不下奶去。李瓶儿在屋里守着不出来，看见李桂姐、吴银儿和孟玉楼、潘金莲进来，连忙让坐。桂姐问道：“哥儿睡哩。”李瓶儿道：“他哭了这一日，才睡下了。”玉楼道：“大娘说，请刘婆子来看他看，你怎的不使小厮请去？”李瓶儿道：“今日他爹好日子，明日请他去罢。”

正说话中间，只见四个唱的和西门大姐、小玉走来。大姐道：“原来你每都在这里，却叫俺花园内寻你。”玉楼道：“花园内有人，咱们不好去的，瞧了瞧儿就来了。”李桂姐问洪四儿：“你每四个在

第五十八回

后边做甚么，这半日才来？”洪四儿道：“俺每在后边四娘房里吃茶来。”潘金莲听了，望着玉楼、李瓶儿笑，（张旁评：摹神。）问洪四儿：“谁对你说是四娘来？”董娇儿道：“他留俺每在房里吃茶。他每问来：‘还不曾与你老人家磕头，不知娘是几娘。’他便说：‘我是你四娘哩。’”金莲道：“没廉耻的小妇奴才，别人称你便好，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。这一家大小，谁兴你，谁数你，谁叫你是四娘？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，得了些颜色儿，就开起染房来了。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，他二娘房里有桂姐，你房里有杨姑奶奶，李大姐有银姐在这里，我那屋里有他潘姥姥，且轮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！”（崇眉评：叙述处好不扯淡，在金莲又是绝正经事。崇眉评：一开口便非一、二语可了，吾恨不得犁其舌。）玉楼道：“你还没曾见哩，今日早晨起来，打发他爹往前边去了，在院子里呼张唤李的，便那等花哨起来。”金莲道：“常言道‘奴才不可逞，小孩儿不宜哄’。”（崇眉评：六宫生妒，士亦悲焉，况妒嫉如金莲者乎！）又问小玉：“我听见你爹对你奶奶说，要替他寻丫头，说你爹昨日在他屋里，见他只顾收拾不了，因问他。那小淫妇就趁势儿对你爹说：‘我终日不得个闲收拾屋里，只好晚夕来这屋里睡罢了。’你爹说：‘不打紧，到明日对你娘说，寻一个丫头与你使便了。’真个有此话？”（崇眉评：一入有心者之眼，便满目都是疑团，入世之难如是，可叹，可叹。）小玉道：“我不晓的，敢是玉箫听见来。（张旁评：又伏下“三章约”之消息。）金莲向桂姐道：“你爹不是俺各房里有人，等闲不往他后边去。莫不俺每背地说他，本等他嘴头子不达时务，惯伤犯人，俺每急切不和他说话。”（崇眉评：本为一宵之忿，忽又缠入其生平，小人故入人罪，往往皆然。）正说着，绣春拿了茶上来。正吃间，忽听前边鼓乐响动，荆都监众人也都到齐了，递酒上座。玳安儿来叫，四个唱的就往前

边去了。

那日，乔大户没来。先是杂耍百戏，吹打弹唱。队舞才罢，做了个笑乐院本。割切上来，献头一道汤饭。只见任医官到了，冠带着进来。西门庆迎接至厅上叙礼。任医官令左右毡包内取出一方寿帕，二星白金来，与西门庆拜寿，说道：“昨日韩明川说，才知老先生华诞，恕学生来迟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岂敢动劳车驾，又兼谢盛仪。外日多谢妙药。”彼此拜毕，任医官还要把盏，西门庆辞道：“不消了。”一面脱了大衣，与众人见过，就安在左首第四席，与吴大舅相近而坐。献上汤饭并手下攒盒，任医官谢了。（张行评：为瓶儿病也。）令仆从领下去。四个唱的弹着乐器，在旁唱了一套寿词。西门庆令上席，分头递酒。下边乐工呈上揭帖，刘、薛二内相拣了“韩湘子度陈半街”《升仙会》杂剧。（张旁评：官哥死，孝哥亦复幻化。）才唱得一折，只见喝道之声渐近，平安进来禀道：“守备府周爷来了。”西门庆慌忙迎接，未曾相见，就先请宽盛服。周守备道：“我来要与四泉把一盞。”薛内相说道：“周大人不消把盏，只见礼儿罢。”于是二人交拜毕，才与众人作揖。左首第三席安下盂箸，下边就是汤饭割切上来。又是马上人两盘点心，两盘熟肉，两瓶酒。周守备谢了，令左右领下去，然后坐下。（张行评：又为春梅地步呼吸消息。）一面觥筹交错，歌舞吹弹，花攒锦簇饮酒。正是：

舞低杨柳楼头月，歌罢桃花扇底风。

吃至日暮，先是任医官隔门去的早。西门庆送出来，任医官因问：“老夫人贵恙觉好了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拙室服了良剂，已觉好些。这两日不知怎的，又有些不自在。明日还望老先生过来看看。”说毕，任医官作辞上马而去。落后又是倪秀才、温秀才起身。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，送出大门，说道：“容日奉拜请教。寒家就在对门收拾一

所书院，与老先生居住，连宝眷都搬来，一处方便。学生每月奉上束修，以备菽水之需。”温秀才道：“多承厚爱，感激不尽。”倪秀才道：“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。”打发二秀才去了。西门庆陪客饮酒，吃至更阑方散。

四个唱的都归在月娘房内，唱与月娘、大妗子、杨姑娘众人听。西门庆还在前边留下吴大舅、应伯爵，复坐饮酒。看着打发乐工酒饭吃了，先去了，其余席上家火都收了，又分付从新后边拿果碟儿上来，叫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上来弹唱，拿大杯赏酒与他吃。应伯爵道：“哥，今日华诞设席，列位都是喜欢。”李铭道：“今日薛爷和刘爷也费了许多赏赐，落后见桂姐、银姐又出来，每人又递了一包与他。只是薛爷比刘爷年小，快顽些。”一时，画童儿拿上果碟儿来，应伯爵看见酥油鲍螺，就先拣了一个放在口内，（张旁评：为下文一路针线。）如甘露洒心，入口而化，说道：“倒好吃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倒会吃，此是你六娘亲手拣的。”伯爵笑道：“也是我女儿孝顺之心。”（张行评：已为观戏一回下线。）说道：“老舅，你也请个儿。”于是拣了一个放在吴大舅口内。又叫李铭、吴惠、郑奉近前，每人拣了一个赏他。

正饮酒间，伯爵向玳安道：“你去后边，叫那四个小淫妇出来。我便罢了，也叫他唱个儿与老舅听。再迟一回儿便好去。今日连递酒，他只唱了两套，休要便宜了他。”那玳安不动身，说道：“小的叫了，他们在后边唱与妗子和娘每听哩，便来也。”伯爵道：“贼小油嘴，你几时去来？还哄我。”因叫王经：“你去。”那王经又不动，伯爵道：“我使着你每都不去，等我自去罢。”正说着，只闻一阵香风过，觉有笑声，四个粉头都用汗巾儿答着头出来。伯爵看见道：“我的儿，谁养的你恁乖！搭上头儿，心里要去的情！好自在性儿，不唱个

曲儿与俺每听，就指望去？好容易！连轿子钱就是四钱银子，买红梭儿米，买一石七八斗，勾你家鸽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。”董娇儿道：“哥儿，恁便益衣饭儿，你也入了籍罢了。”洪四儿道：“这咱晚，七八有二更，放了俺每去罢了。”齐香儿道：“俺每明日还要起早往门外送殡去哩。”伯爵道：“谁家？”齐香儿道：“是房檐底下开门的那家子。”伯爵道：“莫不又是王三官儿家？前日被连累你那场事，多亏你大爹这里人情，替李桂儿说，连你也饶了。这一遭，雀儿不在那窝儿罢了。”（崇眉评：语语灵颖，俗笔有一字否？补出时，线索生动，的是针工匠斧。张行评：说出。）齐香儿笑骂道：“怪老油嘴，汗邪了你，恁胡说。”伯爵道：“你笑话我老，我半边俏，把你这四个小淫妇儿还不勾摆布哩。”洪四儿笑道：“哥儿，我看你行头不怎么好，光一味好撇。”伯爵道：“我那儿，到根前看手段还钱。”又道：“郑家那贼小淫妇儿，吃了糖五老座子儿，白不言语，（张旁评：上文诸妓闲话，总要衬出月儿不语。）有些出神的模样，敢记挂着那孤老儿在家里？”（张行评：点明月儿心事。）董娇儿道：“他刚才听见你说，在这里有些怯床。”伯爵道：“怯床不怯床，拿乐器来，每人唱一套，你每去罢，我也不留你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也罢，你们两个递酒，两个唱一套与他听罢。”齐香儿道：“等我和月姐唱。”当下，郑月儿琵琶，齐香儿弹筝，坐在交床上，歌美韵，放娇声，唱了一套《越调·斗鹌鹑》“夜去明来”。（张行评：为访月儿一回出题。）董娇儿递吴大舅酒，洪四儿递应伯爵酒，在席上交杯换盏，倚翠偎红。正是：

舞回明月坠秦楼，歌遏行云迷楚馆。

当下酒进数巡，歌吟两套，打发四个唱的去。西门庆还留吴大舅坐，又叫春鸿上来，唱了一套南曲，才分付棋童备马，拿灯笼送大舅。大舅道：“姐夫不消备马，我同应二哥一路走罢。”西门庆道：

“既如此，教棋童打灯笼送到家。”吴大舅与伯爵起身作别，西门庆送至大门首，因和伯爵说：“你明日好歹上心，约会了那甘伙计来见我，批合同。我会了乔亲家，好收拾那边房子卸货。”伯爵道：“哥不消分付，我知道。”一面作辞，与吴大舅同行。棋童打着灯笼。吴大舅便问：“刚才姐夫说收拾那里房子？”伯爵道：“韩伙计货船到，他新开个段子铺，收拾对门房子，叫我替他寻个伙计。”大舅道：“几时开张？咱每亲朋少不的作贺作贺。”（崇眉评：此段似闲，然得此便觉余波荡漾，文势不窘。）须臾，出大街，到了伯爵小胡同口上。吴大舅要棋童：“打灯笼，送你应二爹到家。”伯爵不肯，说道：“棋童，你送大舅，我不消灯笼，进巷内就是了。”一面作辞，（张行评：细。）分路回家。棋童便送大舅去了。

西门庆打发李铭等唱钱去了，回后边月娘房中歇了一夜。（张行评：细。 张旁评：雪、月已有争寒之势。）到次日，果然伯爵领了甘出身，穿青衣走来拜见，讲说买卖之事。西门庆叫将崔本来，会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，开张举事。乔大户对崔本说：“将来凡一应大小事，随你亲家爹这边只顾处，不消多较。”当下就和甘伙计批了合同，就立伯爵作保。得利十分为率，西门庆三分，乔大户三分，其余韩道国、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。一面修盖上库，装画牌面，待货车到日，堆卸开张。后边又独自收拾一所书院，请将温秀才来作西宾，专修书柬，回答往来士夫。每月三两束修，四时礼物不缺。又拨了画童儿小厮伏侍他。（崇旁评：伏。）西门庆家中宴客，常请过来陪侍饮酒，俱不必细说。

不觉过了西门庆生辰，第二日早晨，就请了任医官来看李瓶儿。又在对门看着收拾。杨姑娘先家去了，李桂姐、吴银儿还没家去。吴月娘买了三钱银子螃蟹，午间煮了，请大妗子、李桂姐、吴银

儿，众人围着吃了一回。只见月娘请的刘婆子来看官哥儿，吃了茶，李瓶儿就陪他往前边房里去了。刘婆子说：“哥儿惊了，要住了奶。”又留下几服药。月娘与了他三钱银子，打发去了。孟玉楼、潘金莲和李桂姐、吴银儿、大姐都在花架底下，放小桌儿，铺毡条，同抹骨牌，赌酒顽耍。孙雪娥吃众人赢了七八盅酒，不敢久坐，就去了。（张行评：又点雪娥。）众人就拿李瓶儿顶缺。（张眉评：借雪娥衬出瓶儿为众人可欺之人，下脱手入金莲不费力也。）金莲又叫吴银儿、桂姐唱了一套。当日众姊妹饮酒至晚，月娘装了盒子，相送李桂姐、吴银儿家去了。

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，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，早晨又请任医官来看他，恼在心里。知道他孩子不好，进门，不想天假其便，黑影中蹣了一脚狗屎。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，一双大红段子鞋，满帮子都展污了。登时柳眉剔竖，星眼圆睁，叫春梅打着灯，把角门闩了，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，打的怪叫起来。（张眉评：不记密约时打狗关门，此时之打狗，固知报应一丝不爽。然则，合后文猫惊官哥，又是与墙头唤猫对照，一丝不爽也。）李瓶儿使过迎春来说：“俺娘说，哥儿才吃了老刘的药，睡着了。叫五娘这边休打狗罢。”潘金莲坐着，半日不言语。（张行评：写出。）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，开了门放出去，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。看着那鞋，左也恼，右也恼，因把秋菊唤至跟前，说：“这咱晚，这狗也该打发去了，只顾还放在这屋里做甚么，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？你不发他出去，教他恁遍地撒尿，（崇眉评：“教他”二字，来得奇特。）把我恁双新鞋儿，连今日才三四日儿，蹣了恁一鞋帮子屎。知道我来，你也该点个灯儿出来，你如何恁推聋妆哑装憨儿的！”春梅道：“我头里就对他说，你趁娘不来，早喂他些饭，关到后边院子里去罢。他佯打耳

睁的不理我，还拿眼儿瞅着我。”妇人道：“可又来，贼胆大万杀的奴才，我知道你在这屋里成了把头，把这打来不作准。”因叫他到跟前：“瞧，蹣的我这鞋上的齜齜。”哄得他低头瞧，提着鞋拽巴，兜脸就是几鞋底子，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，只顾捂着抹血，忙走开一边。妇人骂道：“好贼奴才，你走了！”叫春梅：“与我采过来跪着，取马鞭子来，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去，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。但扭一扭儿，我乱打了不算。”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，妇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，雨点般鞭子打下来，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。那边官哥才合上眼儿又惊醒了。（崇眉评：可恨。）又使了绣春来说：“俺娘上复五娘，饶了秋菊罢，只怕唬醒了哥哥。”

那潘姥姥正歪在里间炕上，听见打的秋菊叫，一砬碌子扒起来，在旁边解劝。见金莲不依，落后又见李瓶儿使过绣春来说，又走向前夺他女儿手中鞭子，说道：“姐姐，少打他两下儿罢，惹得他那边姐姐说，只怕唬了哥哥。为驴扭棍不打紧，倒没的伤了紫荆树。”金莲紧自心里恼，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，越发心中擗上把火一般。须臾，紫涨了面皮，把手只一推，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，（张旁评：以下写逆子之样如此。）便道：“怪老货，你与我过一边坐着去！不干你事，来劝甚么？甚么紫荆树、驴扭棍，单管外合里应。”潘姥姥道：“贼作死的短寿命，（崇旁评：骂得痛快。）我怎的外合里应？我来你家讨冷饭吃？教你恁顿摔我！”金莲道：“你明日夹着那老毡走，怕他家拿长锅煮吃了我？”（崇眉评：一念情欲之起，忿怒之发，不难灭伦败纪，不独一金莲也。）潘姥姥听见女儿这等撩他，走到里边屋里呜呜咽咽哭去了。随着妇人打秋菊，打勾二三十马鞭子，然后又盖了十栏杆，打的皮开肉绽，才放出来。又把他脸和腮颊，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。（崇眉评：可恨。）李瓶儿在那边，只是双

手握着孩子耳朵，腮边堕泪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西门庆在对门房子里，与伯爵、崔本、甘伙计，吃了一日酒散了，径往玉楼房中歇息。到次日，周守备家请吃补生日酒，不在家。李瓶儿见官哥儿吃了刘婆子药不见动静，夜间又着惊唬，一双眼只是往上吊吊的。因那日薛姑子、王姑子家去，走来对月娘说：“我向房中拿出他压被的一对银狮子来，要叫薛姑子印造《佛顶心陀罗经》，赶八月十五日岳庙里去舍。”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，被孟玉楼在旁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且住。大娘，你还使小厮叫将贲四来，替他兑兑多少分两，就同他往经铺里讲定个数儿来，每一部经多少银子，到几时有才好。你叫薛师父去，他独自一个，怎弄的来？”（崇眉评：老到。张行评：玉楼能为严州作地。）月娘道：“你也说的是。”一面使来安儿叫了贲四来，向月娘众人作了揖，把那一对银狮子上天平兑了，重四十一两五钱。月娘分付，同薛师父往经铺印造经数去了。潘金莲随即叫孟玉楼：“咱送送两位师父去，就前边看看大姐，他在屋里做鞋哩。”两个携着手儿，往前边来。贲四同薛姑子、王姑子去了。

金莲与玉楼走出大厅东厢房门首，见大姐正在檐下纳鞋。金莲拿起来看，却是沙绿潞绸鞋面。玉楼道：“大姐，你不要这红锁线子，爽利着蓝头线儿，却不老作些。你明日还要大红提跟子？”大姐道：“我有一双是大红提跟子的。这个，我心里要蓝提跟子，所以使大红线锁口。”金莲瞧了一回，三个都在厅台基上坐的。玉楼问大姐：“你女婿在屋里不在？”大姐道：“他不知那里吃了两盅酒，在屋里睡哩。”孟玉楼便向金莲道：“刚才若不是我在旁边说着，李大姐恁哈帐行货，就要把银子交姑子拿了印经去。经也印不成，没脚蟹行货子，藏在那大人家，你那里寻他去！早是我说，叫将贲四来，同他去了。”金莲道：“恁有钱的姐姐，不赚他些儿是傻子，只相牛身上拔一

根毛儿。你孩儿若没命，休说舍经，随你把万里江山舍了，也成不的。如今这屋里，只许人放火，不许俺每点灯。大姐听着，也不是别人。偏染的白儿不上色，偏他会那等轻狂使势，大清早晨，刁蹬着汉子请太医看。他乱他的，俺每又不管。每常在人前会那等撇清儿说话：‘我心里不耐烦，他爹要便进我屋里，推看孩子，雌着和我睡。谁耐烦！叫我就撺掇往别人屋里去了。俺每自恁好罢了，’（崇眉评：说得凿凿，即使瓶儿百吻，亦无可辨。崇旁评：好得有数。）背地还嚼说俺们。’那大姐偏听他一面词儿。不是俺每争这个事，怎么昨日汉子不进你屋里去，你使丫头在角门子首叫进屋里，推看孩子，你便吃药，一径把汉子作成，和吴银儿睡了一夜，（崇眉评：说作成吴银儿，隐然见不作成我为可怨，把自家长技冤人，固是小人度君子之腹。张行评：点出。）一径显你那乖觉，叫汉子喜欢你。那大姐就没了的话说了。昨日晚夕，人进屋里蹠了一脚狗屎，叫丫头赶狗，也嗔起来。使丫头过来说，谎了他孩子了。俺娘那老货又不知道，走来劝，甚么的驴扭棍伤了紫荆树。我恼他那等轻声浪气，叫我墩了他两句，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。去了罢！叫我说，他家有你这样穷亲戚也不多，没你也不少。”玉楼笑道：“你这个没训教的子孙！你一个亲娘母儿，你这等说他。”金莲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恼人的肠子。单管黄猫黑尾，外合里应，只替人说话。吃人家碗半，被人使唤。得不的人家一个甜头儿，千也说好，万也说好。想着迎头儿养了这个孩子，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，把他便扶的正正儿的，把人恨不的蹠到泥里头还蹠。今日恁的天也有眼，你的孩儿也生出病来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贲四往经铺里交了银子，来回月娘话，看见玉楼、金莲和大姐都在厅台基上坐的，只顾在仪门外立着，不敢进来。来